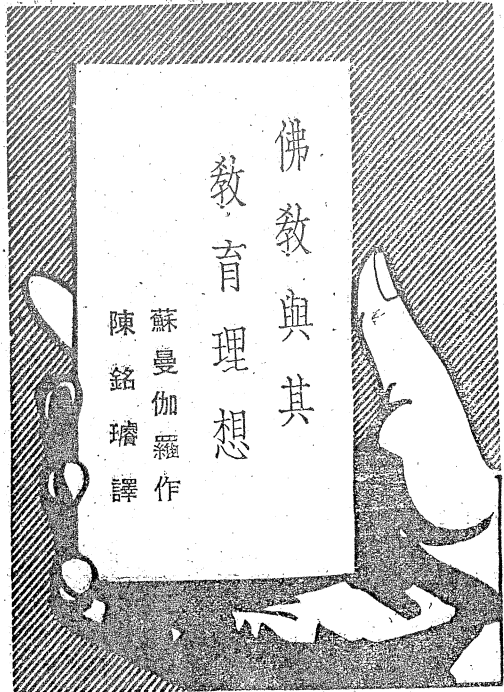


佛教與其 教育理想

蘇曼伽羅作
陳銘璣譯



如佛教於斯世遭受若干危難，將佛教一切史蹟與文獻清除世外，而僅祇遺留八正道一頁，則只此一頁，必將予學者以機會重建佛教教義之綱領，佛教乃人心的一種訓練系統，亦正所謂教育的另一途徑，吾佛教與其他宗教有許多不同之處，或者其中最顯著的不同的點，乃對正悟之堅持，此正悟乃佛教之無上意義，然此論一出，常立即遭人批議，曰此正悟，或巴利文所謂三藐三菩提，僅人類中極少數人能達此境地，如吾人僅以正悟的一種方式教人，此誠不失為正確，但佛所教化吾人者並非如此，吾人應理解所謂正悟實含有相對的及絕對的二種含義，任何增益吾人之知識與理解的方法，乃屬前者一義，而領導吾人趨向所有現象之真性所在的佛智，則屬諸後者一義。

讓吾人暫且假定上述危難真已到達，而所遺存者，僅為八正道，自此途徑，在曩經研究之後，將予吾人以啓示，佛教不僅為一經設計而成的教育程序，並為一完密的思考系統，此系統一語，即佛教與其他宗教不同的處，此為無可置疑的事實，即其他宗教有其形式與法條，無一具有如吾人所瞭解之所謂系統者，或者佛教所自出之印度教，就其系統而言，二教甚為接近，但即使在印度教中，吾人發現其系統較諸佛教之對整個人生的瞭解，所作有系統的嘗試，及自人生獲得最大的快樂，最少的痛苦，所計劃人生必須循從的道路，更常具有固守於儀式的習俗及實踐，而公式化了的形式之性質，設兩千年後，除八正道之外，佛教一切均已湮沒，經學者研究如彼之若干計劃之後，將有能力決定佛教並非一種形式的信仰，或一種純儀式的集合，而確為一種領導世人自相對的正悟到絕對的正悟的一系統，當然，相對的正悟是嚴格的教育性的，至於種種固守於形式的儀式，

與依賴此種儀式而獲得快樂，在基本上，吾人相信此種依第一無幫助，反而成爲一種阻礙，一種繫縛，一種錯誤的絆腳石，佛教中最珍貴的一點，乃是人心在真實事物上的應用，（或未能加以應用）或運用人心的潛力於實踐之中，的確，此將爲未來的深入研究佛教的人們指出：佛教爲一確切不移的教育系統。

至此，讓吾人停止全部經論三藏已全遭湮沒之假設，若吾人細細思考佛教的基本教義，四聖諦、三法印、十二因緣、八正道中八點之瑜伽修習凡此莫不顯示佛教爲教育個人人心及人格的一種訓練系統，並爲吾人在現時代所欲恢復的一種教育系統，當吾人考慮到三藏爲全世界許多宗教中最巨大之宗教文獻時，真可視爲一座圖書館，絕非一本或一套書可以比擬，當吾人促進一步之思考，在這大量卷帙之中除一小部份爲記載佛教故事（如本生故事）外其餘大宗的卷帙盡爲闡述分析，理則的解釋，佛理語言的記錄，吾人發現吾人不能超越佛教爲無可置疑的非常高級的一種教育程序的這一結論，如果吾人遺落佛教中之教育理想，則吾人便已失去佛陀設教的中心與其用意，吾人憶及佛陀忠告吾人不可盲目信仰並勸導其徒衆信任理解與寧可實地體念而勿輕易接受任何教義，盡虛空徧法界，其教育之發展到最高水準時，此尋求真理之理想寧可勿違從先入的概念或偏見，已成爲教育家之懸鵠，無論在古希臘柏拉圖和蘇格拉底之時，或在埃及阿康頓及在印度佛陀在世之時，莫不如此，佛教與教條全無關聯在佛教中，徒信全屬無益，吾人中每個人依照其本人的智慧，力量，志願與決心，自由自在，自求解脫，使吾人昧於事實，寧自沉於幻想，並無人強迫吾人順從此一途徑，與因此結果而忍受痛苦，凡此均可歸諸其個人的愚痴，任何人尋求其個人心地上的光明，即求精神上的教育，則無須受苦，最後自能離苦得樂，此並非有何種魔力使汝得達彼岸，於此有一途徑，亦僅祇此一途能使汝離苦得樂，此途爲何即教育自己，使自已知苦痛之真正原因，與萬物真性所在，如此，個人當能從錯誤的思想及幻想的黑暗中得到解脫。

最近我遇一特殊機緣得訪問印度那爛陀寺，這一偉大的研究機構，純爲一佛教大學，並且歷史家公認其永爲最高尚的教育中心，其圖書館極大，其偉大之程度，可於破壞此大學之破壞者銷燬其書籍與抄本時，焚燒八十晝夜之久中可以想見，當時在塔錫拉（Tatila）地方與此規模相仿的另一大學，亦被摧燬，另六七所佛學院亦同被破壞無存，此種毀滅，在印度人民放棄所有爲正悟的研究，而將趨吉避兇，離苦得樂的願望，寄託於多神的印度教而造成的比較黑暗時期，自無足驚奇，教育變爲被遺棄的理想，佛教在其所產生之地而毀滅，因在不再尊敬正悟的地方，正悟便不可能再有任何意義，在過去廿年內，吾人重見研究佛理的學校在印度興起，此種學校的興起足以說明印度佛教徒數量的增加，在那爛陀地方研究佛學的學院再度建立，現時規模雖小，但將來自會成長至與壹千五百年前原大學之規模，讓吾人竭誠希望此種情勢之形成，因除非佛教教育先在印度恢復

，則佛教在印度將永無復興之日。

緬甸佛教徒在仰光近郊建立一規模宏大之大學城，現幾已接近完成階段，並計劃使此大學城成爲國際間研究佛學之中心，我並獲得確實消息，錫蘭佛教徒，計劃在其國內設立一佛教大學，最近我訪問高棉（Cambodia）當我見到佛教學院之一所美麗建築在百靈奔（Pnom Penh）建立起來時，感到非常愉快，寮國佛教徒於教育方面，亦甚活躍，已開始有系統的全國設立若干巴利文高等學校，在臺灣，有爲訓練僧人而設的新研究機構，並有廣播電臺，播送佛教節目，僧徒教育之水準，幾乎在所有佛教國家中與日俱升，日本在佛教教育方面，素居領導地位，全國共有十三座佛教大學，我並願意說明此許多學院，並非小型的僅有少數僧人的中等程度學校，其中每一學院，均爲僧俗兼收，學生常在千數以上，京都之佛教徒大學，即收錄八千女性學生，即使在佛教徒較少的美國，現亦有一佛學院在紐約，吾人於茲可以看出舉世眼光遠大的佛教領導者們，已普遍覺知，除非吾人將佛教回復到佛陀的理想，並且照佛陀的意志使之成爲一教育系統，則吾佛教將難繼續存在於斯世，至於教育之意義，據作者意見，不僅使有志向佛之人在聆聽會受良好教育之僧人講道中獲得訓練，更應從幼在佛教學校中，按部就班，自初級至大學，承受佛教教育，若干佛教國家之人民，將其子弟送入耶教教會學校中就讀，致其子弟因此而成爲非佛教徒，此輩之短視，誠屬可悲，然其直接之主因，當係此若干佛教國家中，無佛教教育之故。

足以令人興奮者，乃泰國已有若干眼光遠大之僧徒訓練學校，其中以摩訶，麥庫塔，Maha Makuta 摩訶朱拉隆轟，Maha Chula Ion-shom 昔古 Bhikkhu 等三佛學專科居先領導，並正從事其卓越的工，在華桑薩拉寺 Wat Sam Pleum 與其他若干處所，現正開始循此方向進行其教育工作，皆屬可喜之現象，吾人需要甚多此類學校，予僧徒以最佳之訓練，如言專門訓練，則一現代僧人，需要心理學、社會學、史學、演講學、哲學、倫理學以及其他若干科學的良好修養，如缺乏上述種種知識，即將無法與現代適應，如任讓諸儘不受教育則佛教之來日可數，僅能吟誦巴利經文與閱讀梵貝，已感不足，國民教育現在泰國國內，已趨普遍，而極可注意者，即國民教育部門已與寺廟分離，爲何如此？其真正理由不難發現，因僧人爲其國內僅有之未受現代教育者，在泰國之若干部份，大半僧院已被關閉，其中甚多僧院，無一僧人住於院內，何爲如此？因青年輩爲僧人，而被認爲未受教育者，若輩知悉受教育者遠離寺院，而願入僧院者僅爲一般農夫，如此種情形，亦繼續五十年，則佛教在泰國勢將難以保全，但吾深信新設立之學校現已開始，在全泰國各地予僧徒以現代教育，將使情勢全部改觀，而使佛教獲救於今日，今日泰國極大多數人所憂慮之事實，乃在沒有佛教徒所辦的學校，供在家人就讀，但是生活技藝基金會已循此方向開始，現在曼谷已有此種學校一所，並已收錄一百

個幼稚學生此一學校必須遷移至較大處所，因有許多父母願意送其子弟進入佛教學校故也，吾好友鑾潑林瓦與學校的管理會諸公爲兒童建立了一佛教學校之系統，彼等之努力，殊值得讚揚，謹爲渠等之努力祝福，吾堅決地相信，此種形式之學校，爲不使泰國受共匪赤化之最佳保證之一，但如果任令佛教在泰國毀滅，則任何事故便能在泰國發生，因無佛教，即不能有真的泰國，佛教信仰，乃泰國立國之根本所在。

來年泰國國將爲釋尊入滅二千五百週年舉行慶典（譯者按，此稿講於佛紀二五〇〇年之前一年），許多活動被計劃爲此佳節節慶，余所深信其最佳慶祝佛誕之方法，乃予一切訓練僧衆或在家人之學校以有力之支持，如此種學校能獲得適當之支持，則泰國佛教之未來即獲得保障，國家亦將保持其獨立與自主。讓吾人勿忘佛教者，乃自由人民之宗教，而非爲集權國家奴隸所信奉之宗教。任何深信佛教之地區，共產主義決不能立足與生根！使吾人願建立堡壘擊退敵人，吾人必須記憶，曾經優良佛法所訓練之僧人所住之寺廟，即爲所有堡壘中之最堅強者，受優良教育之僧衆較備有坦克大砲之軍隊爲對抗馬克斯主義之更有力的兵種，佛光普照之區，共產主義之黑暗便滲透不入，讓吾人用全力推動佛教教育，與保存佛法的光輝，此爲惟一可靠之途，保證泰國爲自由之區，並永遠自由！

本期稿擠，原擬刊登的譯作「業與轉世的定律」及「從乞食說起」，「佛教的步驟」等，還有佛教小說「渡舟」，童話、新詩等均限於篇幅，只得留在下期發表了。希作者見諒！

「佛遺教經白話註解」因作者公忙，無暇執筆，希讀者見諒！第五次讀者筆談會「我爲什麼要學佛」來稿無合用者，且限於篇幅，決定取銷。第六次筆談會專題爲：「怎樣慶祝佛陀聖誕？」希讀者踴躍賜稿，提出最新的，具體的建議，以供即將來臨的佛陀聖誕節採用。截稿期爲本月二十日，可能下期本編者的話及二月月小（只有二十八天），所以遲了幾天出版，諸希諒鑒！

編者的話

本刊徵求佛教劇本，如需稿酬，當可酌量致贈。但必須容易上演者，獨幕或數幕均無不可！內容以宣傳佛法爲主。廣播劇亦所歡迎！

本刊社長每期所答之「佛學問答」，自廿五期起至最近，已集有問答千餘則，擬再分類編輯成書，如有人願助印或附印者，希函編者接洽，估計每冊成本爲七元上下，一俟編輯完竣，再行開始預約，希讀者注意焉。